



# 以父之名

鄂阿娜 / 著

作家出版社

非外借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 第七辑

# 以父之名

鄂阿娜 /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以父之名 / 鄂阿娜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12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ISBN 978-7-5212-0328-8

I. ①以… II. ①鄂…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4964 号

## 以父之名

---

作 者: 鄂阿娜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袁艺方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30 千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328-8

定 价: 31.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组委会

主任：乌 兰 白玉刚

副主任：周纯杰 吴义勤 宫秉祥

王金喜 张 宇 巴特尔

黄宾堂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乌云格日勒 布仁巴雅尔

锡林巴特尔 乌兰图雅

统 筹：陈晓帆 赵富荣

##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各自专属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绘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兰

# 目 录



第一章 源头 / 001

第二章 上游 / 007

第三章 中游 / 037

第四章 下游 / 064

第五章 入海 / 090

第六章 彼岸 / 152

后记 感恩、知足 / 183

## 第一章 源头

对米娜而言，思乡是一种良性情绪。每次通越洋电话，她的声音从遥远的巴黎飘进我的耳朵，脆生生喊一声爸，问的都是七星峡谷的山水和岭头的花草、猫狗，洋溢着美好的情感带出她跳动的记忆。可是思乡对我而言，是不良情绪。北方吹来的风，让我平静的心颤动，思念起远方的故乡，我的心慢慢地碎了。思乡对我来说，就像泛滥的洪水，卷着巨浪而来，留下淤泥而去。满目疮痍，随之瘟疫肆虐，一触即死。我和思乡的洪流搏击了整整六十年，终于被击倒了。

我躺在亲手盖起来的念亲居，行动不能自理，茶饭不思，我用仅剩的一点力气，给我的儿子西道打了越洋电话。第二天，西道一个人匆忙赶回来。

每天清晨，西道把我背到七星山顶，看北方那岸的城市从晨雾中显现，在夜幕中隐去。炽烈的阳光把我白胖的西道烤得黑瘦黑瘦的，我心疼极了。我想告诉他，不要再来山顶了，可是不管



我怎么用力，声音就是不出来，手也无力握笔了。

西道回来之后过了半个月，我比画着告诉他让米娜回来。米娜一回来就扑倒在我床前号啕大哭，嘴里不停地责备着西道，为什么不早早告诉她我的近况。黑瘦的西道像个体贴的哑巴，什么也不说，只顾用手绢擦着我和米娜的泪水。

米娜和西道一直在我身边守着。西道的胡茬子在他黑瘦的脸上，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不惑之人看起来像是花甲老翁。米娜美丽的自然卷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被胡乱地绑在一起，她清丽的脸颊暗淡无光，晶莹的双眼渗出黑紫的眼圈。

米娜回来的第三天，我使出浑身的力量，指了指书柜一格里用他们的母亲阿鲁亲手织染的彩布镶裹的铁盒子。西道把它拿了过来，放在我枕边。我打开盒子，把姥姥用哈塔的鬃毛和阿优的牙齿做成的项圈攥在手里，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很快进入了梦乡。

我梦见一脸稚气的勒米森穿着一身灰蓝的军装，骑着白如初雪的哈塔，进了念亲居的院里。随行的还有我生命中的第一位朋友——忠诚的阿优。我迎了上去，哈塔不停地向我轻轻晃动头颈，阿优一个箭步扑过来，用前爪抱住我，上下左右不停地舔舐我的脸。我习惯地拍拍雀跃的阿优，轻抚哈塔飘逸的鬃毛，张开双臂环抱住稚气未脱的勒米森。勒米森轻轻推开我，上下左右打量我一番说：“哥，我们走吧。”我们俩一前一后轻轻一跃，哈塔和阿优箭一般蹿了出去。

我在骑马的蹬动中醒来，我知道，我要走了。淡柔的灯光下，米娜趴在我的床边熟睡着，西道坐在我书桌前的藤椅上，微闭着双眼。窗外传来蛙鸣和蝉声。一股“哈塔在外面等着呢，我要去”的冲动在我心间推挤着，我的身体瞬间充满未知的力量，腾一下

坐起来，惊醒了握着我的手熟睡的米娜。她惊喜地看着我，嘴里喊着：“爸！爸您终于醒了！太好啦！哥！”西道也闻声跑过来，紧盯着我混浊的双眼轻声问：“爸，您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想吃点什么，我去煮，很快就好！”我看着一儿一女，心中五味交汇，一滴浑浊的泪淌出来，我轻轻摇摇头，指了指枕边的彩布盒子。米娜伸手把盒子递给我，我摆摆手开口说了一句：“盒子你们留着，记着、送我回家。”我有声音了！我心里暗喜。

我刚说完，米娜的眼泪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她抱住我哭喊着：“爸！这里就是您的家呀！您在说什么啊？！不要吓我好吗？！”西道对这句话是早有心理准备的，他表现得很淡定。论生老病死，西道比米娜更淡定。三年前，阿鲁去世的那天，也像我一样从昏睡中醒来，似乎一切疼痛都消失了，变得精神了许多。她跟西道说想吃阿辮<sup>①</sup>，西道风一样跑出去买来，阿鲁满脸欢喜地吃了一个。之后，对我和西道说：“我可能要走了。”我和西道埋怨她胡说，连声安慰她会好起来的，结果当天晚上，她在睡梦中停止了呼吸。

西道俯身轻轻抚摸着米娜的鬈发，柔声对我说：“爸，您把想去的地方告诉我，我和米娜送您去。”我摆了摆手，指了指米娜，西道似乎懂得我的心思，郑重点着头说：“爸，您放心，我会照顾好小妹的，您放心！”

我开始感到气息不足，呼出去的气越来越多，吸进来的却越来越少。我的眼神开始迷离，思绪变得飘忽。我听见木门嘎吱的响声后，一道温暖的银光射进来，哈塔踱着四蹄，轻缓地走到我床前，用鼻子顶着我示好。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我用尽全

---

① 阿辮：台湾小吃，也叫阿给。源于日本的油豆腐，也就是炸豆腐块。

身的力气调整凌乱的呼吸，悲哭着，带动苍老的音色，用母语唱起了葬词。没等唱完，我的魂魄出窍了。享年八十整。

看着痛哭呼唤的米娜，默默流着泪关掉录音笔的西道，我好想上前安慰，却被示意的哈塔点醒了。我带着满腔的忧伤和眷恋，领着哈塔，走出了念亲居。

## 二

我骑着哈塔，带着阿优，到金门岛待了几天。回来时，恰好看见米娜抱着装我骨灰的陶罐从西道的车上下来。几天不见，她消瘦了许多，双眼红肿布满血丝。我心疼极了。我走过去，轻轻搂住米娜的肩膀说：“米娜不哭，爸在这儿呢！”可是米娜没听见。西道从汽车后边绕过来，穿过我的身体，轻轻搂着米娜，打开了屋门。我刚想跟进去，却被身后的勒米森拽住了。勒米森一脸无奈对我说：“哥，你已经死了。”是啊！我已经死了，像勒米森和众多战死在金门海滩的战友一样，成了游魂。我弟弟勒米森被子弹穿透的时候，才十八岁。

站在云雾缥缈的七星山顶，向北方远望，我一脸兴奋地用母语对勒米森说：“越过山峦苍苍的林木，飞掠海峡荡漾的浪花，我们就到了灯火辉煌的那岸。跟着北斗七星跋涉，就能回到我们家了！”勒米森却一脸无奈地垂着头说：“这六十年来，我尝试用各种方式，近上万次渡到彼岸，都没成功……”忽而，他又恢复少年的神气说：“哥，你回去吧！我在这里吹吹海风，和战友们聊聊听来的各种信息，守着我们的国土，也挺好的。”我看着勒米森纯朴的笑容，想起前几天在海滩遇见的战友们，渴盼着回乡的心一

下子沉了下去。

活着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勒米森和战友们的亡魂早早飞越了海峡，回到了各自的故乡。死了我才知道，他们依然日夜徘徊在岛上。没有及时处理的肉身，早早融进了这片海域。没有亲人的偕同，他们的亡魂也无法越过海峡。他们可以随处走走看看，在岛上，想去哪里，就能到哪里，可就是无法越过这，短短十公里的海峡……

来到海滩，我遇见了许多战友，他们个个精神焕发，年轻体壮。站在他们中间，原本耄耋的我顿时又老了许多。我和战友们在海滩漫步、闲聊，远远地，一个熟悉的身影向我走过来。我跑着迎上去，酸软无力的腿差点被海滩的岩石绊倒，我趑趄着继续跑过去。他还是临别时的模样：粗深的抬头纹，黑黄的脸庞，微驼的脊背。不同的是，他穿着时髦，左半脸的伤口荡然无存，气色也很好，满面红光。我们拥抱着互相问好，他转了一圈，笑呵呵地说：“你看，这是你三个月前送给我的一身新衣。”我惊讶地问他，大家的伤怎么都不见了？他看着我幽幽地说：“我们的肉体一死，伤就全没了。可是活着的人，承受的东西比子弹更有杀伤力啊！我知道，这些年你活得还不如我们这群死人痛快呢！早知道这样，当初我就……”他说不下去，抬头看天。停顿了一会儿，他转过身，看着眼前拍岸的潮水，似自言自语：“时代更替的混战中，像我们这样小人物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不过，防止战争，才应该是和平的真谛吧……”听他说这一席话，我顿时觉得，他已不是当年金门之战中普通的炊事班老战士，而是饱经沧桑，参透了世事的长者。我多么希望，他这一句简单的感慨，能有更多的人听到啊！

勒米森不知什么时候跑到山下，他和哈塔在林间道上踱着步子，不时哼唱着母族的民谣，阿优安静地趴在我脚边。自从我们的魂灵相遇，阿优紧紧地跟着我，直到我和勒米森道别那天，那天我对它和哈塔说：“你俩留下，陪着勒米森……终有一天，会有一座畅通无阻的跨海大桥，那时，你们仨调皮蛋就能一起回家！”那天，阿优趴在地上，把脑袋放在两个前爪上，像个耍赖的孩童，不时用余光瞥我和勒米森一眼。哈塔的表现更沉稳、成熟，我走出去很远了，还能听见它的嘶鸣声，仿佛一个家长在叮嘱着远行的孩子……

坐在瞭望塔上，看着不知忧愁的勒米森，想起三年前阿鲁刚去世不久的情景，也是这般夏夜，我独自坐在岭头的院落中，看着夜空，愁绪飘摇。那天，我似乎隐约听到过勒米森哼唱的歌声。那一刻，我忽然特别想跟谁说说母语，讲讲我的故事。可是又有谁能听得懂呢？米娜去巴黎搞她的美术事业，西道带着老婆孩子移民加拿大，阿鲁去世了，就算用国语讲，我的故事又能说给谁听呢？

唉……就让这手中的笔，把我的故事，用我的母语，转述给空寂的纸吧。不论到什么时候，纸肯定是喜爱毛笔涂涂画画的。

## 第二章 上游

### 一

我叫讷克宝，出生在达斡尔族村落，成长在族群中间。长大后告别故土，像先辈们一样投进了保家卫国的行列，没想到，一别就是半个多世纪。一个民族的语言就好比一棵树的根，而民族的人、文化、历史就好比大树上的枝丫、嫩叶。如果根死掉了，它的枝叶就会枯萎，就什么都没有了。六十年来，我害怕忘掉母语，经常对着猫朋友、狗朋友、花草、树木悄悄地讲我的母语。虽然它们不会说人话，但是，它们懂得我的情感。

母语就像被我们尊称为“救命菜”的昆米勒一样，只要有水的原野，就能见到它顽强存活的脆嫩身影。也因此，我经常觉得，生命就像是一株新鲜的植物，经得住风雨吹打的，肯定是最为坚韧的。如今，当我拿起笔，用汉字写着母语的谐音字，心里既是亲切欢喜，又充满了悲凉。

昆米勒是一种野菜，汉语叫柳蒿芽。柳蒿芽是野生植物，它长相特别的普通，若不注意，很容易跟艾蒿混淆。细嫩的叶子，

柔弱的枝身，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煮的时候，放上一些朱红的芸豆，再加上一些孢子肉或者肥肠，一锅翠绿中带着点点红，香喷喷的柳蒿芽菜汤就可以上桌了。至今我还记得，儿时，每逢春末夏初的五月，姥姥领着我和勒米森，随着众乡亲鱼贯而行，去原野上采摘柳蒿芽的情景。还有在原野上，吃的那一口柳根鱼炖柳蒿芽的味道，原汁原味的自然风物，滑嫩鲜香中带着淡淡的苦味，在肠胃中涤荡。至今想来，仍顿感一身的清爽。

柳蒿芽是“救命菜”的缘由，要追溯到雍正年间，十七世纪中期开始，达斡尔人为了保家卫国，和沙俄鏖战了近一个世纪。拿着弓箭挎刀的人们，面对洋枪土炮的肆意轰炸，无处耕种、无心放牧。一心只想保家卫国的人们，就是靠着柳蒿芽这细弱的野生植物，挺过了青黄不接的战乱岁月。说柳蒿芽是“救命菜”还有另一个缘故，因为柳蒿芽有清热解毒、化痰通络的功效，在缺医少药的年代，柳蒿芽既是食材，也是百利无害的药材。我曾经难耐思乡的煎熬，走遍了七星峡谷的沟沟壑壑，寻遍了阳明山的角角落落，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它的身影。

姥姥曾经说过，有昆米勒的地方，就会有达斡尔人的足迹；有达斡尔人的地方，就能见到昆米勒的身影。可是，为什么岛上就不见它的身影呢？是我觅得不够仔细，还是因为太过杂乱的生活轨迹让我变得不像个达斡尔人了？不！虽然我无处讲母语，腰间也不再佩戴挎刀，可是我的身心中流淌的，依然是达斡尔人的精血啊！或许，海岛的水太过咸涩，不适宜它生长吧？我经常沉溺在类似的困惑中，暗自独语。

## 二

小时候，我是个爱被困惑缠绕的小孩，经常追着长辈寻求解惑。我的第一个困惑和许多小朋友一样：“我从哪里来的呀？”同样的问题，米娜小时候也问过。阿鲁告诉她，是我接西道下学的时候，在路边的垃圾桶里捡到的。米娜曾经几度哭喊着质问我，那个垃圾桶的确切位置，每次我都不忍米娜痛哭的样子，想戳破阿鲁的谎言。可是，阿鲁总向我挤眉弄眼地媚笑，我也就三缄其口，胡乱应付米娜说，已经过去好久，估计那个垃圾桶已经被别人拿走了。米娜号啕大哭，说我们都是不懂感恩的人，说我们捡到像她这么乖巧的小孩，却不管那个垃圾桶，让它一个人在外面风吹日晒的。我和阿鲁窃笑着，任由她哭喊吵嚷。西道倒是有办法，给米娜拿出蜡笔和画纸，米娜很快就收住泪水，把亲爱的垃圾桶忘得一干二净。

比起米娜，我幸运得多。“阿查<sup>①</sup>，我从哪里来的啊？”我问父亲。父亲像给学生念课本似的，板板整整端坐，我也不敢东倒西歪，板直了脊背坐好，听他近似念课文般一板一眼地解答：“你是我和你母亲一起创造出来的。你在母亲的肚子里待了十个月，之后，踢破了她的羊水，我剪掉了连接你和母亲的脐带，你就成了我们的孩子。就像母牛生小牛犊子，我们和它们一样，只是身上流的精血不一样。”我追问：“什么是精血？精血从哪里来的？”我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抛出去，父亲不厌其烦一一作答。

我的父亲叫阿尔滕桑，纯金的意思。父亲的名字是奶奶梦来

---

① 阿查：达斡尔语，父亲。



的。刚怀上父亲的时候，奶奶梦见自己在纳文江边洗衣服，洗着洗着，发现江水忽然泛出一片金光。她放下衣服，奔着闪金光的地点蹿过去，没走几步就看见一块耀眼的金子躺在河床上，奶奶悄悄把它捞出来，抱进怀里，衣服都没顾上拿就回家去了。爷爷说，梦里的奶奶要是拿着衣服回家，梦外的奶奶就不会那么早走了。

奶奶的娘家是郭布勒氏族，家族显赫，大户人家的千金，从小娇生惯养。自从怀了我父亲，年轻的奶奶滴水不碰，终日捧着肚子躺在炕上，生怕那块梦见金子掉下去，结果生我父亲的时候难产，折腾了两天两夜，才把我的父亲生了出来。她的嗓子喊破了，力气也用完了，面无血色，轻轻弱弱地说了一声“阿尔滕桑”便昏睡过去，再也没醒来。奶奶的娘家人，责怪我爷爷没好好照顾我奶奶，从此断了联系。爷爷也因此经常自责，再也没续弦，靠族胞的帮助，把我的父亲一口一口喂大。父亲短暂的一生确实像金子一样，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爷爷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一直没敢问过，人们都叫他鄂嫩乌塔其，就是鄂嫩氏族的老者。我和柯妮雅结婚之前，爷爷拿出家谱给我看，我才知道了，他的名字叫诺沃迪，汉语中是狗儿的意思。姥姥说，因为战乱的碍难和大自然优胜劣汰的法则，人们经常失去孩子，所以偏好给孩子取一些不起眼的名字。比如爷爷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小爷爷，叫罗罗迪，汉意就是小猪。姥姥说，叫这些不好听的名字，死神听着都会嫌弃，也就不会收割孩子的魂魄了。我爷爷像大多数达斡尔老者一样，人高马大，形体剽悍，能猎善耕，留着一缕山羊胡子，喜欢抽“霍日当格”，就是自己种的黄烟叶的叶尖部分。爷爷不同于其他族胞老者的一点是，爱书如命，喜欢舞文弄墨，喜欢画江河湖泊。可以说是能文能武的全才。